



松下乱弹

无雪的北京

李松

如今,看到北京的蓝天,难;看到北京下雪,更难。已经立春,北京仍不见下雪。貌似下过两场雪,一次树梢和路面隐约有了点白,有的区有的区还没有。还有一次,好像老天爷在路边稀疏撒了几颗盐粒。严格地说,这不算是下雪,只能算是与下雪沾了一点边。

北京的左邻右舍都下了雪,唯独落下了北京。无雪的冬天如同菜中无盐,寡淡无味。干燥暖和,北京的滑雪场纷纷挂出了歇业的牌子。北京号称四季分明,如今好像谁按了“快进”键,冬天正在一掠而过。印象中这几年的冬天大同小异,下雪干呼万唤,偶尔露一小脸。

北京的冬天本不是这样。冬天地冻天寒,大雪纷飞。一到冬季,各单位承包门前的路面,每逢下雪,单位员工拿着铁锹扫出来清理冰雪,这几乎成了冬天里的一道风景,如今这已经成为了记忆。北京的小孩子连下雪的记忆都没有,他们没有堆过雪人,打过雪仗。无雪的冬天伴随着无雪的童年。

冰雪不仅是风景,还是文化。据说瑞士冬季寒冷,人们只好待在家里,转而将兴趣放在了钟表上,从而产生了世界第一流的钟表业。北欧的家具设计独树一帜,很受中国人的欢迎,宜家在中国许多城市都有分店,北京的宜家是交通最为拥堵的路段之一。北欧冬季寒冷漫长,人们长时间在家里活动,更加注重家的建设。北欧家具多采用纯色,特别是白色,能够反射宝贵的阳光,还较多地使用鲜艳的颜色,用以调节单调的冬季。北欧家具的设计相对微观,不够大气,与他们的家庭活动空间有关。这一点与中国人的审美取向吻合。

冬季甚至能够决定战争的成败和走向,许多专家谈到二战中希特勒被苏联逆转击败时,都会强调冬季成为了战争的转折点。在历史上,战争都会避开寒冷的冬季,因为这个季节会大大降低部队的战斗力。据野史上说,斯大林问他的参谋部,希特勒会不会进攻苏联?参谋部的官员肯定地回答:不会。因为苏联地域广阔,德军不可能在冬季前结束

战斗,而德军并没有做冬季作战的准备,如给部队添置冬装,为枪炮配备防冻润滑油。油脂的原料来自家畜脂肪,一旦生产润滑油,市场上必将会出现大量的家畜肉。基于以上分析判断,德军断无可能进攻苏联。岂不知希特勒根本没想在苏联过冬,他想过闪电战在冬季前一举拿下苏联。事与愿违,那年的冬季异常寒冷,夜里达到了零下三十度,坦克和火炮被冻住,枪拉不开栓,士兵没有冬装,冻伤造成了严重减员。人算不如天算,不按规矩出牌的希特勒,最终还是败给了冬季。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果没有东风相助,战败的就不是曹操,而是周瑜。如果是暖冬,德军的坦克和火炮照常运转,德军的战斗力依然勇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历史不承认如果,结局不可更改。

冰雪还可以产生GDP,如今北方城市在打冰雪经济这张牌。听一位南方城市的导游讲,他们旅行社密切关注北方的天气,一听到要下雪,马上组团过去。对于南方而言,北国风光还是有吸引力。不过推动力还是雪,没有雪叫不来人。

北京的冬季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因为没雪。北京怎么了?夏季少雨,冬季无雪。科学家们还在争论,地球是变暖还是变冷?深奥的推演模型老百姓不明白,但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北京正在一天天变暖。同时他们还感受到了,雨雪在减少,雾霾在增加。

近三十年来,京城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与此同时,北京的气候也有了显而易见的改变。这难道是发展付出的代价吗?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吗?哪位科学家出来说一说,GDP与下雪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两者真的有关联,似乎就要关乎到取舍了。要GDP还是要下雪?

城市也是一个生态系统,要呼吸,要补充,要吐纳,要雨雪的滋润。无雪北京,不是一个健康的北京,不是一个百姓宜居的北京。

行走天下

沱江与凤凰

姚伊乐

进入凤凰古镇,第一眼便看到沱江,第一感觉就是想要掬一捧江水乃至涌身投入她的怀抱。

笔者曾见过不少江河湖泊,却没有见过如此干净、如此温婉、与周围居民生活如此贴近的水流,她像淡雅的小家碧玉,为朴素的石头城池添上活泼与柔媚,她像一个永远年轻的母亲,温情地洗去两岸数百年的风霜尘迹。只这一眼,只这一抹深碧的玉带,已不虚此行!

凤凰古镇安居于群山怀抱中,是一个由石头砌成的城池,青石筑坝,坚实厚重,青石铺路,微尘不起;在青石地面建起的砖木结构的房舍,一排排,一层层,古色古香,与悠悠沱江水和矮丘上

的满园浓翠完美地融为一体。

站在高堤上看沱江两岸密密匝匝的建筑,似乎重重叠叠、密不透风,漫步其中却情趣万千:曲折多变的路径、起伏跌宕的路面、凹凸不平的台阶、布满斑驳绿苔的高高的青石地基,加上各种古老的门庭院落、原住民朴实而开朗的言语行动、充满诗情画意的各个旅店餐馆字号以及飘荡在空气中的新鲜江鱼的腥气和香味……一切显得亲切无比,连笔者这样异乡人也没有了孤单的感觉,相反的,身心充满了回归的喜悦。

凤凰古镇没有被现代文明所同化,也因此使其古老的文化传统没有被世界潮流所洗劫。这里依然严谨地尊崇古老的风俗。如

大千世界

趣话彗星

林岩

彗星在中国民间传说中被称作“扫把星”,还有孛星、妖星、异星、长星等称谓。希腊文中彗星一词有“尾巴”、“毛发”等含义,与中国的“扫把”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是在东方民间传说里,还是在西方历史记载中,彗星都因为它的奇异、遥不可及,成为天灾人祸的不祥征兆,令人望而生畏,畏而恐慌,慌而生厌,唯恐避之不及。

中国古代传说,西周军事家姜子牙年轻时不善理财养家,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婆感到生活无望,就弃他而去。姜子牙功成名就登榜封神时,他的前妻听闻后羞愧难当,选择自缢身亡,她的灵魂赶赴封神台,就被封为“扫把星”。后来,人们把自己运气不好,还常常把霉运带给周围的人称作“扫把星”。

中国古人善于对天象进行观测和记录,在世界历史上有最

中国传统的“鬼节”,到了那天,天色朦胧之后,每一条街道,每一户人家,都虔诚地折叠成堆的纸钱,虔诚地在自家门前焚烧。两道明晃晃的火焰随着巷子而婉转曲折,煞是奇观。空气中烟雾氤氲,随江风一缕缕飘散,一种特殊的气味荡漾在整个石头城,让游人也生出肃穆的心。

夜晚的沱江风光旖旎。两岸有彩灯闪烁,江面上五光十色,无数的游客通过二尺宽的由厚木板搭成的小桥往来两岸,或者赤脚踏过漫水数寸的石墩过河。在窄窄的木板上遇到迎面而来的行人,往往数十人牵手侧身让道,嘻笑阵阵,欢快而热闹。在沱江岸边,无数的青年恋人或夫妻或孩童,从当地人那里买来彩纸做的烛灯,点燃了,默默许下愿望或祝福,小心地放到江面,让风中荡漾的火焰将自己的心愿带向遥远的神灵。一时间,看着水面闪烁的点点烛光,恍然不知所处何处。

1644年,葡萄牙国王亚非索六世发现彗星,出于恐惧,他竟然向彗星举枪射击,此举可与大战风车的堂吉珂德媲美。

人类言之凿凿,绘声绘色地记录了彗星种种“恶行”,实际上,彗星仅仅是宇宙中围绕太阳运行的一种质量较小的天体而已。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对彗星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2004年3月,欧洲宇航局载有“莱菲”着陆器的彗星探测器“罗塞塔”神秘腾空,踏上了寻求彗星奥秘的漫漫旅程。十年后,探测器经过64亿公里的跋涉,于2014年8月终于追赶上了那颗名叫“67P”的彗星。3个月,罗塞塔与逼近太阳的67P并肩飞行。同年11月13日凌晨,“菲莱”着陆器成功降落67P彗星,相机清晰拍摄到了彗星表面,让人类看到了距离地球4亿公里地球上阴森恐怖,却又充满幻想的奇异场景。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步,对于浩瀚宇宙中彗星的认知程度而言,仅仅是一小步而已。我们期待看,人类揭开彗星神秘面纱那一时刻的到来。



在山水间叩问

王琳琳

如果你准备或即将去吴哥,那么,台湾美学大师蒋勋的《吴哥之美》是一本不错的远行之书。蒋勋以书信的方式、文学的笔触展现了一个立体的吴哥,陡峭庄严的天宫、生动的象台、巴扬寺的微笑、巴芳寺的庄严引道以及山水间的巴孔寺与洛雷寺,都能让人看到千年以前的那个文明所创造的融合了自然以及宗教的建筑之美。

作为昔日王城的吴哥,位于柬埔寨西北部,如今以建筑雄峻和浮雕精细闻名于世。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寺庙建筑群,其艺术性是印度教与佛教信仰结合的极致。然而,经过千年的历史沧桑,吴哥王城早已在热带丛林里被淹没成一片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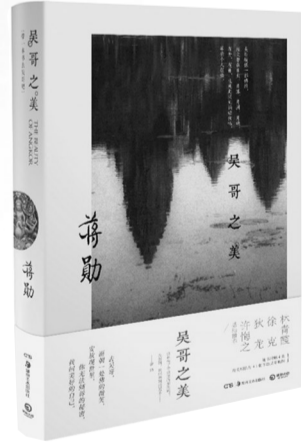
但是,当年的城市布局还清晰可见,无论是尺度最大的吴哥城,或是比例娇小的寺院,都端正庄严,有严谨的规矩和秩序。独立的护城河、四边的城门、内墙外墙以及庄严的引道等,蒋勋在书中都做了详细精确的描述。

通过这些文字,人们可以了解,一个古老的文明,是如何建立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尊重自然,不与自然为敌的。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首先与水有关。人类创造的古文明,无不在大河附近:古巴比伦起源于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古中国起源于黄河、古印度起源于印度河及恒河、古埃及起源于尼罗河。吴哥王朝也不例外。

一开始,王朝定都在罗洛斯特河畔,后迁都暹粒河附近,无论在哪里,相同的地方在于王国都需要借助河水泛滥取得的渔获,来发展农业种植。由于湖水在平时和雨季时的面积相差很大,雨季时会增加两到三倍,农田村落会被淹没,渔民为生甚至发明了树上捕鱼的技术。因此,王都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建城的规模必须密切结合起来。

古代吴哥王朝所有的建筑,包括神庙、宫殿和帝王陵寝,在建筑体的外围都开凿了非常壮观的护城河。著名的吴哥



《吴哥之美》 作者:蒋勋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7月

寺,外围的护城河宽度竟然达到了190米。人们用人工开凿的护城河的空间来缓解水的泛滥,也承载着自己的信仰,塑造着文明。

在书中,蒋勋带领我们到暹粒河的源头仔细探访。在那里,他看见大大小小数百个圆球形的浮屠,高高低低、错落落落,布满在河床的岩石上。

这些浮雕石刻满了生殖符号,借由河水的冲荡流向人间,流入大城,这条河因此有了生命的意义,又被称为“千阳河”。暹粒河供居住在下游的人民世代代饮用、沐浴、灌溉,并以巨大的“空间”塑造了王城建筑的庄严壮阔,承载起人们在人生现世的崇拜与信仰。

作为中心、稳定的象征,山的崇拜也贯穿在吴哥文明之中。吴哥的地势并不高,所谓的山多数不过是百十米的山丘。然而,在印度教信仰中,宇宙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上住着湿婆神。

于是,在真实的世界,哪怕地景上没有自然的山丘形势,吴哥的建筑也会用寺塔的形式追寻“山”的象征,即在平面的基地上,利用石阶及向上累建的坛,一

层一层来完成“山”的意向。

蒋勋用自己的双脚走访吴哥城一座又一座建筑。他曾在落日苍茫中来到巴肯山上的巴肯寺,安静地坐着,看着夜色四合,看着繁华逝去,不发一语。他曾在尘土飞扬中来到罗洛斯特遗址的巴孔寺,不断地徘徊,看着砖瓦门楣,看着荒烟蔓草,不断叩问。

一座辉煌繁荣的王城,饱受战争疾病的无情吞噬,昔日华丽如今在热带丛林里面湮没成一片废墟。这一切都有什么意义?美何在?文明何在?人存活的意义何在?也许,在天地山川之间,在废墟掩映的吴哥深处,蒋勋不断接近着自己找寻的答案。

出生于历史古都西安的蒋勋,血液里流淌着一种传统古风,流露着对儒家思想的执着。作为美学大家,他有着宽广的学养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喜欢以游历的方式拓展美的认知。从年轻时开始,他就遍游世界各地,去过的国家数不胜数。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到吴哥,独自一人,或带着朋友,不断思考文明的意义、信仰的力量,也把这种思考通过《吴哥之美》传递给更多的人。

作为一本以吴哥为主题的书,在全书最后,蒋勋出人意料地对另外一本有关吴哥的书做了推荐。那就是700多年前元朝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当时的繁华还未曾荒烟蔓草,周达观翔实而精准地记录了当年吴哥城的很多细节。

蒋勋真正羡慕的是周达观虽然艰难漫长却能一路观察记录,慢慢感觉一个文化的耐性。只有这种耐性,才能让旅行不流于走马观花,在造访不同文化的同时,使人对自身文化有更多的反省和思考。

就像我们思考今天的中国,为什么“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田园乡村、“依形而建,顺势而为”的山水建筑越来越多的消失?而因乱砍乱伐、山体滑坡导致的泥石流自然灾害等现象却屡屡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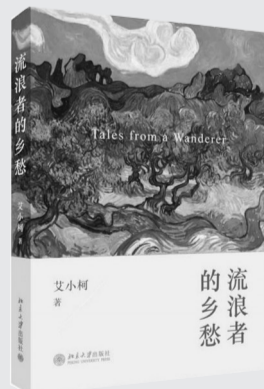
思考的过程也许并不愉悦,渴求的答案或许并不明晰。但起码在这过程中,我们能些许记起,自己本身原与山水有多亲近。

特别推荐



《千年一叹》 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2月

在世纪交替之际,余秋雨先生跋涉4万多公里,遍访古文明发祥地,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人类文明的足迹,面对人类文明的遗址,解读世界文化史。



《流浪者的乡愁》 作者:艾小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3月

作者从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到美国、澳大利亚留学旅居多年,她观察异国大千世界,探索异乡的历史、文化和城市气质。她不走走马观花式的猎奇记录,而是在缓慢的日常生活中逐步探索人与城市的关系,异乡与故乡之间的两难抉择。她在文字的丛林里寻根溯源,从异乡的角度反思流浪,寻找故乡。



《给我一个岛》 作者:席慕蓉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7月

1989~1996年的7年岁月,作者认为其生命里的“黄金时期”,因为她回到了渴望已久的蒙古草原,所有的悲喜触动都是从前所难以想象的。

也许春花和秋月终究要老,也许游子和高人终究要老,也许泪水与哀伤注定挥散不去,但只要知道有一个岛、有一个家在永远等着自己,心中自然就有了一份平静。作者积存了四十多年的渴望与揣想在文字中得到了释放。

作者简介

蒋勋,福建长乐人。1947年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宝岛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作者文笔清丽流畅,兼具感性性与理性之美。近年专注两岸美学教育推广,他认为,“美之于自己,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而我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

代表作有《蒋勋说〈红楼梦〉》、《孤独六讲》、《生活十讲》、《汉字书法之美》、《美的曙光》、《蒋勋说中国文学之美》等。



吴哥遗迹